

第一章 靈魂互換

元嘉三年，在北齊宰相晏玄弼的調和下，北齊、東吳兩國停戰聯姻，北齊鎮國公晉世初同東吳長公主吳凝玉大婚。

東吳送親的隊伍一路長途跋涉，三個月後，終於抵達北齊國都洛陽，然而南境紛爭起，晉世初不等吳凝玉抵達，便整裝帶兵前往南境，守家衛國，吳凝玉獨守空房，至今未見上夫君一面，偏偏半個月前又出了岔子。

晉蘊飛身下馬，守門的小廝急忙迎上前，接過馬繩。

她身著墨綠色官服，身形高挑，面容秀麗，羊脂玉髮簪將三千青絲高高束起，腰間配一柄雁赤刀，好不威風。

「小、小姐、小姐……快，快去，吵、吵起來了。」

前腳剛入門，她屋裡服侍的小丫頭鈴兒便迎面跑了來，上氣不接下氣，顧不得主僕規矩，一把拽起她的手腕，就往主院帶。

晉蘊下巴微揚，腳下好似古樹生根，紋絲不動，「誰跟誰吵起來了？」

她言語裡全無責備之意，態度不疾不徐。

鈴兒一直跟在她身邊，這般急躁，她倒還是第一次見。

「姑奶奶和長、長公主吵起來了。」國公爺不在，府中能做主的只有身為獨生女兒的小姐，她才急匆匆地來稟報這件事。

「長公主醒了？」

比起吵架的事，晉蘊更在意這一點。

長公主入晉府時，父親已經帶軍前往南境，而她擔任廷尉左監，公務繁忙，僅僅在長公主入門當天，匆匆見過一面。

半個月前，長公主去廟裡上香，遇上雷雨天，原本大雨已停，不料長公主出廟時，天降驚雷，劈在廟中百年古樹上，古樹枝桠斷裂，砸在了她頭上，令她陷入昏迷。如今能夠吵架，顯然是已經清醒了。

長公主不僅僅是她的繼母，還是皇帝賜婚的東吳長公主，攸關著兩國局勢，把人當祖宗供著也不為過，她不能不關心。

因此，不需鈴兒拉拽她，晉蘊便急匆匆的奔向主院。

「小、小姐，您慢點。」鈴兒焦慮地跳腳，小姐自幼便跟在老爺身邊習武，腳力哪兒是她能跟上的？

可沒辦法，晉蘊已經走遠了。

來到正院寢房外，聽著屋裡的爭執聲，晉蘊蹙眉道：「長公主和表姑母因何事爭吵？」

好不容易追上的鈴兒踮起腳尖，看四周的下人都眼觀鼻，鼻觀心，當自己不存在，便壓低聲音跟她咬耳朵，「還能因為什麼，自是為了老爺唄。」

晉蘊聞言，只想要撫額歎息，早知道就先問清楚了。

五年前，表姑父身染重疾，尋遍洛陽名醫，皆說救不了，不出一個月，果然一命嗚呼，表姑母年紀輕輕就成了寡婦，日日以淚洗面。

表姑母被接回娘家，但她的祖母極為寵愛這個侄女，不忍她受人指指點點，便將

她接來了晉府躲清靜，沒想到，這一住就是五年。

表姑母想嫁給父親做續弦，晉家上下長著眼睛的都能瞧出來，只可惜皇命一出，妻位已被東吳長公主坐實，表姑母心中有怨有恨，怎可能就此善罷甘休？

這種事情貿然插手，只會惹上一身騷，晉蘊轉身欲離開，誰知她快鈴兒更快，一眨眼就擋住了她的去路。

自己主子的想法，鈴兒這個做婢女的再清楚不過，可是，兩位大佛爭執起來，除了小姐，也沒其他人能阻止。

「放手。」

小丫鬟手腳並用纏在晉蘊身上，「不放。」

晉蘊頭疼地說：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。」一個是東吳長公主，一個是祖母偏愛的侄女，她哪個都得罪不起。

「鈴兒是丫鬟，小姐是主子，這事兒鈴兒管不了。」放眼府裡能拍板的就這麼一位主，若是不攔著讓屋裡那兩位女人吵翻了天，還不得拿他們這些下人撒氣啊。晉蘊掙扎不開，又不能當真動手傷了鈴兒，兩人在院中你來我往之際，忽聞嬌軟的女聲傳入耳中——

「蘊兒！」女人一襲素衣，握著絲帕，一臉委屈，區區兩個字喚出了百轉千迴的味道。

鈴兒身手矯捷，見了來人，閃身而避；晉蘊眼瞧著女人撲向自己，心中躊躇，這可是東吳長公主、她的繼母……她咬牙，張開雙臂，任由女人撲入她懷中。

東吳長公主，名震四國，軍中為將，統率萬軍，怎麼是這般模樣……晉蘊傻站著，回不過神來。

好半晌，她終於抬頭看向房門口，只見趙絲柳叉腰瞪眼，一副要吃人的模樣。她這表姑母向來喜歡在祖母和父親面前裝柔弱，而在她和下人面前又是一副當家主母的風範。

能將表姑母氣成「母老虎」，不愧是東吳長公主，真有手段。

晉蘊在心中為吳凝玉拍手叫好，表姑母仗著祖母的寵愛，在府裡凡事都要插上一手，更想在她的親事上大做文章，這個仇，她可記著呢。

「長公主，您醒了，身子如何，大夫可來瞧過了？」晉蘊勉強擠出聲音來，只因吳凝玉雙臂緊扣著她的腰，生怕她跑了似的，把她勒得喘不過氣來。

事以至此她是跑不掉了，只是，她該怎麼做才能既不得罪長公主，又不讓表姑母去搬出祖母這座靠山給她找麻煩呢？

「蘊兒，妳可要為我做主……這個女人，她、她是誰，為何能進得我房中？她說我是嫁不出去的老女人，搶了她的位子，搶了她的世初哥哥。」吳凝玉和晉蘊身高相仿，此刻她將下顎抵在晉蘊的右肩上，柔柔弱弱地說著。

吳凝玉雖然年過三十，又長年在軍中，可面容依然白皙美豔，絲毫不輸少女，髮絲散落在腰間，縱然未曾嚴妝華服，依然貴氣不減。

晉蘊只覺頭皮發麻，兩個女人為了父親爭風吃醋，與她這個小輩何干？

而且表姑母怎麼就看不清楚情勢？這件事說到底就是父親不想娶她，否則憑她身

後有祖母撐腰，她只怕早就過門了。

如今長公主身分尊貴，又已經入了族譜，更有聖旨傍身，表姑母來鬧又有什麼意思？別說長公主，就說父親，怎麼樣也不可能讓她入他的後院。

只是晉蘊雖然把事情看得透澈，心中也有所偏向，卻實在無法直說。

這時候，趙絲柳眼波盈盈流轉，剛剛的強硬做派蕩然無存，也露出楚楚可憐的姿態，「她、她醒來便、便打人，妳瞧，我的臉。」

趙絲柳轉過臉來，晉蘊瞧得真切，五個指印印在臉上，這得使多大的勁兒啊？

「下手是重了點……」心中這般想著，晉蘊順嘴就說了出來，但話音一落，她就知道糟了，長公主會不會以為她偏心表姑母？

晉蘊脖子僵硬轉動，低頭對上吳凝玉的視線……吳凝玉依舊拿著帕子在拭淚，可視線交匯，她分明瞧見對方高深莫測的眼神。

「心疼了？」吳凝玉的手臂繞上晉蘊的脖頸，側臉緊貼著她的耳朵，這句話唯有二人能聽見，一瞬間，晉蘊以為自己是幻聽。

而晉蘊還來不及研究對方的冷靜，吳凝玉就又開口了。

「蘊兒，我昏迷中，一直有個女人在我耳邊碎碎念，說我搶了她的世初哥哥，我本以為是作夢，哪裡想得到，一睜眼就瞧見這女人惡狠狠的瞪我，我心下害怕，未來得及細想就……她是誰，她為何會在我房中，我以為是刺客……」吳凝玉委屈的小聲嗚咽，聲音不大，卻足夠讓院裡的人都能聽見。

長公主進府的時候也跟表姑母碰過面，怎麼可能不認得人？更別說對她一口一個蘊兒地喊了，要裝傻，也裝得太敷衍了。

「長公主，得饒人處且饒人，表姑母若有得罪的地方，蘊兒先給您陪個不是……」晉蘊不是要幫趙絲柳說好話，實在是懼怕祖母的責罰，她可不想做這個冤大頭。

「妳有把柄在她手上？」吳凝玉眼波一轉，又吐出只有她倆才聽得見的話語。晉蘊總算明白了，懷中的女人就是故意裝柔弱，其實心裡如明鏡一般呢，這倒也好，大家不妨打開天窗說亮話。

「我祖母、您的婆婆最疼這個侄女。」晉蘊輕抿唇角，也細聲回話，「您行行好，父親不在府，若是將事鬧大了，祖母必然要罰我去跪祠堂。」祖母捨不得她這個寶貝侄女，更不敢責罰東吳長公主，就只能在她這個孫女身上出出氣。

「誤會，長公主、這位是蘊兒的表姑母，父親的表妹，哪裡是什麼刺客？」晉蘊解釋完，又悄聲表示，「長公主您放心，晉蘊是身在曹營心在漢，日後必為長公主鞍前馬後。」

看對方沒有異議，她對趙絲柳道：「表姑母，長公主昏迷數日，剛剛醒來，一時分不清夢境和現實，這才委屈您了。」頓了頓，她轉向吳凝玉繼續說：「自長公主您意外昏迷，表姑母便日日掛念著您，今日前來本是想看看長公主的身體狀況，沒想到驚擾了長公主，還望長公主大人不記小人過……」

晉蘊明著是幫趙絲柳說話，可實際上也是在提醒她——妳在晉府借著祖母的威名作威作福無所謂，可眼下這位人家姓吳，東吳長公主，不是妳能惹的，抓緊機會服個軟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，別給自己找麻煩。

「長公主，是、是我失禮了，世初哥哥離府前，托我幫著蘊兒照看府中大小，蘊兒公務繁忙，無法顧及，我這才來探望長公主，誰知卻讓長公主受驚。」趙絲柳從憤恨中回過神來，忙著給吳凝玉賠不是。

趙絲柳是聰明人，聽了晉蘊的一席話，知道那個巴掌的虧，她只能吃下。畢竟吳凝玉的身分硬生生壓了她一頭，且她藉著姑姑的威嚴，帶著侍衛強行闖入長公主的臥房，若吳凝玉當真責怪起來，硬要給她扣個刺客的名頭，將此事鬧到聖上面前，絕對不是一個巴掌就能了事的。

「鞍前馬後……」吳凝玉輕聲回味著這四個字，好似頗為滿意，接著抬起頭來，一副溫柔的樣子道：「今日就賣蘊兒個面子……」

「多謝長公主海涵。」晉蘊忙著打圓場，趙絲柳已經服了軟，長公主「賴」在她身上，也沒有要多做追究的意思，她就當了這個和事佬。

「長公主剛剛甦醒，身子想來疲憊，還需要多休息，我和表姑母不如就先行告退？」放不人走，晉蘊不敢私自做主，還是要徵詢長公主之意。

「嗯。」吳凝玉點頭，片刻後又改了口，「蘊兒，我怕，妳留下來陪我。」聽她言語中全無詢問之意，晉蘊在心中將趙絲柳罵了千萬遍，若不是趙絲柳，她也不會多了個差事。

她對於長公主帶兵之事其實是欽佩的，可是今天跟本人短暫相處之後，總覺得跟想像中的巾幗英雄不相符，只能確定長公主擅長裝模作樣又有心計，這樣的人絕對不是好相處的。

心中雖然糾結，她仍點頭道：「是。鈴兒，代我送表姑母出去。」

雖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，不過……福兮禍之所伏，禍兮福之所倚，她若是借此機會同長公主交好，日後父親不在府，她好歹也算有個靠山。

晉蘊心中盤算著時，趙絲柳卻忽然來到她身邊。

「蘊兒，老夫人托我傳話，她十日後回府。長公主好生歇著，妾身告辭。」說完，不等晉蘊回話，笑盈盈出了院。

祖母在廟中禮佛四十九日，說是為父親祈福，現在提早回來，這不是要讓家裡更混亂嗎？晉蘊心中突然生出一個念頭，她想上書主動前往南境，助父親一臂之力。她寧願赴戰場，也不想留在府裡和這些女人們周旋。

晉蘊沒留意，吳凝玉的嘴角帶著幾絲魅惑的笑意，眼裡滿是興味。

夜幕降臨，窗外漆黑一片，屋內點著一盞燭火，透過床帳照到床上，隱隱約約多了幾絲柔軟旖旎，尤其床上是一幅有點曖昧的景象。

吳凝玉的手指抵在晉蘊粉紅的櫻唇上，將她臉上的驚慌失措全都瞧在眼中，嘴邊的笑容透著森森詭異，而她的腿貼在晉蘊腿邊，上半身壓在晉蘊身上迫使她動彈不得。

「長公主……您難道是誤會了鞍前馬後之意……」晉蘊險些咬了舌頭，試著掙脫對方的壓制。

因為長公主說要她陪，她便乖乖地跟著進了屋，誰知長公主竟然把她推倒在床，還做出這等親暱姿態……這讓她想起了隨著長公主要和親的消息一起傳開的流言。

東吳長公主吳凝玉，年過三十，一直未嫁。

有人說長公主的情郎戰死沙場，她心中難捨，為情郎守身；有人說長公主身有隱疾，不能生育；有人說，長公主巾幗不讓鬚眉，常年在軍中，身帶英武之氣，她喜歡的不是男人而是女子……

難道傳聞是真，長公主喜歡女人？

父親在南境守家衛國，後院起火，剛過門的媳婦，私通獨女……呵呵，要是真發生這種事，用不著勞煩祖母動手，她乾脆自己找口枯井跳下去一了百了。

「天色已晚，長公主該歇息了，我、我回房去。」晉蘊已經做好了打算，出門便回屋收拾衣服去衙門，這個家她日後怕是回不得了。

「哦？鞍前馬後之意，難道不是我讓蘊兒做什麼蘊兒便做什麼？」一聲輕歎，吳凝玉嬌柔地趴在晉蘊的胸口，呢喃道。

「蘊兒不喜那趙氏，我好心替妳教訓她一番，蘊兒不僅不謝我，還急著同我撇清關係。」吳凝玉嘴邊笑意漸濃，「妳可是打算以公事繁忙為藉口，一去衙門不復返。」

千年的王八成了精，萬年的老神仙就成了她肚子裡的蛔蟲！

「長、長公主，呵呵、哈哈哈哈哈……您、您的手……」

不知何時吳凝玉的手竟伸入她的衣袍，隔著一層褻衣，撫上她的腰身，逗弄得晉蘊奇癢難耐，更羞惱不已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晉蘊顧不得對方的身分，一掌往她拍去，接著翻身將壓在身下，右手按住她的肩膀。

「疼……」床榻上的女人倒吸了一口涼氣，面色慘白如紙。

看著這一幕，晉蘊先是呆住，接著眼裡浮現不解和懷疑。

吳凝玉是軍中虎將，此事做不得假，四國人盡皆知。

她功夫不弱，可依照傳言以及和吳凝玉交過手的人的評論，她若真對上吳凝玉是毫無勝算，剛剛的那招吳凝玉怎會拆解不得，被她輕易壓制？

除非，眼前的女子根本不是吳凝玉。

如此才能解釋她為何既不會武功，表現出來的姿態也跟傳言大相逕庭！

若真的是假貨，潛進他們鎮國公府，是有何目的？

晉蘊神色陡然轉為凌厲，正要開口質問，對方卻又一次說中她的心思，讓她後背一涼。

「妳怕我？」吳凝玉微仰著下顎，手撫上晉蘊的手腕，輕柔的帶著她的手撫上自己的面頰，「妳猜，這是不是人皮面具？左監大人。」

左監大人四個字一出，頓時，晉蘊覺得喘不過氣。

「左監大人在家都這般安靜嗎？妳那位表姑母可是覬覦這正室之位？」吳凝玉似笑非笑的模樣映在晉蘊眼中，詭異中透著三分熟悉。

她為官數載，朝臣稱父親為晉國公，喚她一聲晉大人，唯有一人總以官職稱她，

那人正是當朝一品的宰相晏玄弼，天子的親舅舅。

見晉蘊久未回話，吳凝玉面露不悅，單手撫上晉蘊的側頰，順著顴骨一路滑至她的耳朵，雙指用力掐了下晉蘊的耳垂，「左監大人，想什麼呢？」

疼！她能真切的感受到痛感！

晉蘊有點心慌，卻又竭力把那些胡思亂想甩開，近來公事繁忙，定是疏於休息，神志錯亂，才會產生幻想、幻聽。

一聲輕歎，吳凝玉鬆開她，無奈地道：「左監大人一緊張便用牙咬下唇的毛病，何時才能改改呢。」

「相、相、相爺？」聽到這句話，晉蘊忍不住了，把那個猜測脫口而出。

她一定是瘋了，這個人怎麼可能是晏玄弼呢？

晉蘊的目光從對方的身上梭巡過，想到剛剛緊密相貼時的感覺，她確信，她有的吳凝玉都有，她沒有的，吳凝玉也沒有，男女她還是分得清的。

可是，那句話怎麼解釋？

左監大人一緊張便用牙咬下唇的毛病，何時才能改改呢？

這句話，她熟得不能再熟，也只有晏玄弼對她說過這句話。

她愣愣地看著吳凝玉，卻見對方點頭，而趁著她一時恍惚，女人終於得以起身，兩人面對面，鼻尖近得好似要貼在一起。

長這麼大，晉蘊從未與人這般親暱過，不過此時早已顧不得這些，她只顧著因為吳凝玉的言語震驚了——

「不愧是左監大人，馬上就認出了本相。」

晉蘊頭暈，「相爺，您最近可是沉迷奇門異術，以、以法術造夢？相爺，您我同朝為官，您若有吩咐，直說便可，下官定鞍前馬後，唯命是從，您犯不著這般大動干戈。」

一定是夢，若不是夢，怎會發生如此匪夷所思之事？

「夢？」吳凝玉——或者該說是換了個皮囊的晏玄弼笑了，張口，咬上晉蘊的後頸肉，留下兩排整齊的牙印。

「疼！」這一口他咬得毫不含糊，疼得晉蘊紅了眼。

「疼嗎？」晏玄弼伸出舌尖輕輕舔拭，有些心疼。

「相爺，您要是嘴饞，下官吩咐廚房給您準備一盤紅燒肉，打打牙祭。」晉蘊一把將晏玄弼從身上推開，翻身下床，恭恭敬敬的跪好，「下官廷尉左監晉蘊，拜見晏相。」

若在長公主軀殼內的是晏玄弼，那長公主的魂魄呢？

對了，晏玄弼抱病數日未上朝，閉門謝客，這些日子無人見過晏玄弼……雷雨天，燒香拜佛、驚雷劈樹……

「下官斗膽，請問相爺，長公主遭遇意外時，您是否也在廟中？」晉蘊恢復清醒，迅速發問。

「本相當日在廟中避雨。」晏玄弼趴在床邊，左手撐著下巴，饒有興趣地盯著晉蘊細瞧。

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世人皆求一子傳承香火，繼承家業，可鎮國公膝下只有一女，不過他這個女兒卻不輸男子，一身功夫得他親傳，年少便奪得武狀元頭銜，憑本事連破大案，震驚朝野，先帝在世，欽點她為廷尉左監。

在他的記憶中，晉蘊一身墨綠色官服，總是站在謝安身側，鮮少聽她提起父親晉世初，好似有意想將自己和晉家割離開來。

鎮國公是鎮國公，她晉蘊是晉蘊。

朝臣喚她晉大人，她會不由自主的撇嘴，察覺出她不喜歡這聲晉大人，所以他便喚她左監大人。

若長公主是晏玄弼，那麼此時的晏玄弼就是長公主，是妖術還是天意弄人？使人魂魄交換的妖術？晉蘊也算見多識廣，然而卻從未聽聞。

如果叫她破個案她還可以接受，可妖術，這不在她能處理的範圍，而且，變成女人的可是相爺，誰知道他會不會因為落難而惱火，到時候遷怒於她？

她還是別瞎攪和比較好。

「相爺，您看……相爺您萬金之軀英明神武，長公主皇親貴胄手下千軍萬馬，下官能力有限，想來相爺您也覺得留下官在身邊必是礙手礙腳，下官這就告辭了。相爺您放心，此事天知地知相爺知，下官什麼都不知道。」晉蘊雙膝跪地，慢慢向後挪著身體，「下官這張嘴特別嚴，打碎了牙都不會吐出一個字來。」

眼瞧著晏玄弼臉上的笑容逐漸凝固，晉蘊心中暗叫一聲不好。

晉蘊這點逃之夭夭的小心思哪兒能逃得過晏玄弼的眼睛，他既然把她留下，又怎麼會讓她有置身事外的機會？

「怎麼會是妳告辭呢？這兒可是晉府，該告辭的是本相。既然本相醒了，相信長公主也該醒了，本相這就回去相府，你們晉家的床，本相睡不慣，還是相府的床榻更合本相心意。」晏玄弼下床，邁步要走。

「相爺！」一聲高呼，晉蘊緊抱住他的腿，「下官知錯，大人恕罪。」

她怎麼忘了呢？長公主是父親剛過門的正妻，晏玄弼若是用長公主的身子在宰相府住上一夜，明日綠帽子必扣到父親頭上，她說破嘴都沒人信！

「本相不強人所難，左監大人若想拍拍屁股走人，本相絕不攔著。」

「是，相爺光明磊落，強人所難得事兒相爺哪兒能幹呢，是、是下官這服狗皮膏藥，非要賴著相爺不走。」晉蘊改跪為坐，淚眼汪汪的仰視著晏玄弼。

身為女子能屈能伸，為了父親的名聲，為了家門的榮光，她受些委屈又算得了什麼？

咕嚕嚕的叫聲，打斷了晉蘊的思緒，她尷尬地揉了揉自己的肚子，又抬頭看向晏玄弼，兩人都還未吃晚飯。

「下官這就去命人備飯。」晉蘊眨著靈動的雙眸，乖巧的看著晏玄弼，討好的說道，接著起身逃似的離開房間，她急需出屋透口氣。

她上輩子若是幹了什麼殺人放火的事，自有律法來處置她，為何要讓晏玄弼這個妖孽來到她身邊折磨她！

晉蘊離開，晏玄弼微勾的嘴角方才緩緩落下，眼中笑意全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

冷寂。

當日他祕會東吳長公主，驚雷劈樹，砸向他們，而從昏迷中醒來，他就成了吳凝玉，對於此事，縱然是他也花了半晌功夫方才認清現實，沒想到，晉蘊竟會反應這般迅速。

這就是晉蘊，她相信證據，也相信自己的判斷。

外表看著大刺刺，實則心細如髮，他對她說過的話，她都記在心中……

想著，晏玄弼面露喜色，有晉蘊相助，他安心。

「你們下去歇著吧，長公主受驚，今夜我留下來服侍便可。」

晉蘊接過食盒，關上房門。

今日婢女們尚未察覺晏玄弼的不對勁，可日後定會懷疑，今夜只能先將人打發下去，待和晏玄弼商議後再定奪。

晉蘊心情沉重，關上門之後未注意到站在身後的晏玄弼，回頭就把他撞了個滿懷。晏玄弼站立不穩，就要向後倒，好在晉蘊反應快，攙住對方的腰，將人扶穩了。

「相爺您沒事吧？」晉蘊感覺自己滿頭冷汗，當朝一品，陛下的親舅舅，他若在晉府有個閃失，讓她如何向天下人交代？

晏玄弼擺了擺手，「沒事。」

晉蘊這才鬆了手，拎著食盒來到桌邊，不敢勞煩晏玄弼動手，將菜碟依次擺好，便擠出笑容道：「相爺，請！」

晏玄弼看著盤子裡的紅燒肉，再對上晉蘊諂媚的笑容，不知是該氣還是該笑。

新帝登基三年，今年不過十三，少年天子執政，大小事都經由晏玄弼之手，在朝做官，比起少年天子，朝臣們更懼怕宰相晏玄弼，晉蘊也不例外。

所以，在清楚自己不能置之事外後，晉蘊只能竭盡所能的討好晏玄弼。

晏玄弼自然明白她的心思，可是，他卻不喜歡她和別人一樣客氣待他。

「左監大人，想什麼呢？」見晉蘊埋頭一個勁兒的啃咬著手上的饅頭，像有仇似的，晏玄弼出言打斷。

「如何將相爺和長公主換回來，相爺，可有主意？」此事迫在眉睫，這兩人一日換不回真身，她就得吃一日的苦頭。

「主意？呵，左監大人，還真是瞧得起我。此乃天意，左監大人應去問天。」晏玄弼抬手指向上方，「本相日夜為國事操勞，正好，借此機緣好好歇一歇。」

敢情這就是所謂的皇帝不急太監急。

「相爺，東吳長公主不是被困在後宮的尋常女子，朝堂政事，男子懂的，她都懂，男子做的，她亦做的來。相爺身居高位，平日裡操辦的都是軍政紀要，若是讓長公主窺探到我北齊機密……」晉蘊急忙吞下嘴裡的饅頭，見他放下了碗筷，遂為其斟茶，「相爺不可不防。」

晉蘊說這番話就是要喚起對方的危機感，讓對方快快想辦法回去自己的身軀，離開晉府，他要歇回他的宰相府歇著去，美人環繞服侍，豈不快哉？

宰相人人都想巴結，聽說收到的美人不知幾何，全都養在府裡，美人們各個千嬌百媚，各有千秋，旁人都羨慕這般風流，她卻只覺得此人是個登徒子，令人不齒。

「左監大人，妳啊……」晏玄弼平日不喜油膩之物，可還是頗給面子吃了一塊那紅燒肉，此刻有茶，正好解膩，他小口抿茶，手臂搭在晉蘊肩頭，搖頭道：「還真是狗拿耗子多管閒事，北齊的國運何來用妳這個廷尉左監操心。」

「相爺您慢慢歇，就拿這當自己家，您想住多久就住多久。」晉蘊雙手背負身後，拳頭緊握，下意識的輕咬下唇，著實被氣得不輕。

狗拿耗子多管閒事？她固然有私心，可身為北齊子民，自然也有一腔報國之心，他何必出言擠對？都說惡人自有惡人磨，這天底下到底誰能治得了晏玄弼！

「晉蘊，妳是將我的話當作耳旁風不成……」晏玄弼神色清冷，手指徒然發力捏著她的下巴，「都咬出血了，妳在心裡責罵本相不成。」

就罵你了，怎麼著！

晉蘊在心裡磨牙，可為官數年，早讓她知道，官大一級壓死人的道理，臉上還是撐起了個假笑，「相爺說笑了，下官哪兒敢啊。」

北齊從來沒有女子為官一說，晉蘊是北齊開國以來第一人。

十七歲的晉蘊瞞著父親，女扮男裝奪取了武狀元的名頭。

當時的她年少輕狂，不知何為怕，更不知官場人心險惡，她只知自己一身本事不輸男子，她不甘心，不甘心在後院碌碌無為一生。

武狀元是她憑本事得來的，她將所有男人都踩在腳下，她擔得起巾幗英雄四個字。她想要闖蕩一番，要做北齊的吳凝玉，開女子從軍的先河，成也好，敗也罷，所有的後果她一人扛。

先帝要授官於武狀元之時，她跪在大殿上，抽出髮簪，青絲散落，震驚朝堂，百官驚愕，紛紛諫言，要治她個欺君之罪，可先帝愛才，不僅沒有治她的罪，還承認了她武狀元的身分，賞她官職。

她心中歡喜，想告訴父親，她有本事擔起晉家的家業，有本事接替父親守衛北齊，可是，回府後等待她的不是讚賞，而是父親的一巴掌，且在祠堂跪了三天三夜，直到體力不支昏厥，才被下人們抬回屋中休息。

她一心想入軍營，就像吳凝玉一般，統領千軍萬馬，死在戰場上，她甘之如飴，可是她卻被安排成了廷尉左監，被困在皇都，無法去她心心念念的邊境。

她才知道，為官從來都不容易，尤其是女子。

「不敢？女扮男裝出仕，這世上可還有妳不敢的事。」晏玄弼鬆開手。

明嘲暗諷，陰陽怪氣，晉蘊當作沒聽見，大咬了一口饅頭，如今回想父親那一巴掌，指覺得打得對、打得好。若是能見到曾經的自己，她也會一個巴掌揮過去。不知天高地厚，妄想將天捅個窟窿，殊不知早已深陷泥潭無法自拔。

「明日搬過來與本相同住。」

晏玄弼當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，晉蘊被嚇得一口饅頭卡在喉嚨裡，來不及倒茶，她仰頭對著壺嘴飲了一大口，方才將異物順下去。

憑什麼？她是個六品小官不假，但她也是鎮國公府的金枝玉葉，憑什麼要來伺候

他！這裡可是鎮國公府，是她的地盤！

「服侍本相委屈妳了？」晏玄弼好心幫晉蘊倒了一杯茶，抽出袖中的巾帕，幫她擦拭嘴角，「這屋裡屋外伺候的可都是長公主的親信，她們一日察覺不出，不代表兩日、三日後不會懷疑，妳可想好要如何同她們解釋了嗎？」

「若是一封祕函傳到東吳皇宮，人家要求晉家解釋，人好端端的給你們晉家送來的，怎麼會性格大變，好似換了個人？妳要怎麼解釋？即便左監大人實話實說，可這魂魄互換之事，有幾人會信？還不如妳來幫忙掩飾，對外且說，妳與長公主興趣相投，長公主在晉府孤寂，妳這做女兒的貼心，搬來與長公主同住，為其解悶。」

「不委屈，何來委屈一說，是下官怕自己笨手笨腳，服侍不好相爺。」短短一頓飯的功夫，晉蘊便明白了何為心力交瘁，「相爺，日後您指東，下官不敢往西，您指西，下官必一馬當先。」

晉家要給北齊解釋，要給東吳解釋，要給天下一個解釋，可哪位神仙能顯顯靈，先給她晉蘊一個解釋！

「天色不早了，今兒個就在我屋裡睡下吧。」晏玄弼起身，緩步走向床榻，如今的他，不似先前矯揉造作地裝委屈，即使知道這女子軀殼裡是個男兒，也不讓人覺得扭捏反感。

「妳去吩咐人拿水來，梳洗過後，妳也上床躺下吧，地上冷硬，本相捨不得左監大人受委屈。」

屋內燭光昏暗，晏玄弼的側臉被陰影擋住，晉蘊看不清他的神情，但卻不覺得他是真心為她著想，人心都是肉長的，可晏玄弼的心絕對是石頭做的，毫無人性可言。

讓婢女收拾了桌面，又拿來洗漱的用具和替換的衣衫，通通打理好了，晉蘊依言熄燈乖乖躺好。

知道身旁的女子軀殼裡是個男子，晉蘊覺得很是驚扭，可她不敢反抗。宰相晏玄弼心狠手辣，她不敢得罪他。

晉蘊對晏玄弼是畏懼的，天子十歲登基為帝，各地藩王蠢蠢欲動，打著清君側的名號，發兵洛陽，然而洛陽有晏玄弼坐鎮，豈容旁人造次。

這種事用不著廷尉府出面，晉蘊冷眼旁觀，瞧著那些反賊一個個落入晏玄弼的算計中，自相殘殺，謀反的人有一個算一個，最後都被綁回了洛陽。

晉蘊永遠也忘不了那日的刑場，刑場上密密麻麻跪著數不清的人，晏玄弼悠然的坐在監斬官的位子上喝著茶，怡然自得，時不時抬頭望日。

午時三刻，晏玄弼一聲令下，腦袋如雪球般滾落在地……男人、女人，還有五六歲的孩童，嘶吼聲、咒罵聲、啼哭聲，震徹天際，撲面的血氣令她捂面，轉身從人群中離開。

那件事被史官記下，稱為元嘉之變，北齊的藩王勢力被連根拔起，無人再敢覬覦少年天子的帝位。

「本相有一事要勞煩左監大人。」晏玄弼的手忽地壓在晉蘊的心口上，說是勞煩，

語氣和動作卻沒有半點客氣和禮儀。

「相爺為一品，下官為六品，何來勞煩一說，相爺請言。」漆黑一片，晉蘊方才敢露出凶狠的表情，此仇不報，她晉蘊枉來人間走一遭。

晏玄弼的手，撫上晉蘊的脖子，然後下挪挑開她的衣領，晉蘊如屍體一般，躺得筆直，絲毫未動。

晏玄弼的手指摩挲著肩膀處醜陋的疤痕，「疼嗎？」

「不疼，小傷。」晉蘊說得不以為意。

七年前她還不是武狀元，他也不是宰相，他們毫無瓜葛，在之前連面都未曾見過。那日她在郊外同友賽馬，偶遇晏玄弼遇襲，她本就有俠義之心，順手將人救下，沒料到林中還有埋伏，暗箭襲來，她來不及多想，以身為晏玄弼擋箭，便留下了這道疤。

「七年了，原來，已經過去七年了。」晏玄弼莞爾一笑，收回力道，幫晉蘊整理好衣領，「這身官皮，妳穿了也快五年……」

晏玄弼將晉蘊摟在懷中，生了困意，呢喃道：「明日去相府，探明情況，此事，絕不能讓第四人知曉。」

「是，相爺。」

晏玄弼閉上雙眼，沉沉的睡去，晉蘊雙目瞪得像銅鈴，呆呆的望著房梁出神，不知在想些什麼。

第二章 晏玄弼調戲她

前往相府路上，晉蘊心中忐忑，此生她最不喜的兩個地方，一個是皇宮，另一個便是相府，晉蘊下馬登階，守門的是幾名身著鎧甲的侍衛，守衛森嚴。

「廷尉左監晉蘊，拜見宰相大人。」希望長公主醒了，長公主若是聽見她的名字，定會傳她入府的，晉蘊心中期盼。

「晉大人稍等片刻，容在下前去稟明。」

本以為守衛會狗眼看人低，沒想到待人卻很客氣，果然人不可貌相，晉蘊心中感謝，客氣還了一禮，「有勞！」

侍衛請她在門房處稍等，沒多久便和一個小廝一起回來，小廝說相爺請她入內一敘，便為她帶路。

走了片刻，她來到一座清幽的院落中，只是說來也怪，一路上，她竟沒見到半個丫鬟，更別說傳說中的美人，讓她不禁想，難道美人們是全都被圈在自己的院子裡？

「晉大人，請。」小廝指著面前的書房，「宰相大人在書房等候。」

「多謝。」晉蘊客氣道，她待人向來溫和，從不擺官架子。

推門而入，「晏玄弼」端坐在椅上，他身高八尺，身形清瘦，身著淡紫長袍，腰帶上掛著一塊溫潤的羊脂玉，烏黑的頭髮套在精緻的白玉髮冠中。

「晏玄弼」姿態閒雅，但在與晉蘊四目相對的一瞬間，眸光多了些情緒，急忙起身相迎，「蘊兒！」

「長、長公主……」晉蘊一連後退了三步，卻還是被緊緊摟住。

昨日晏玄弼見了她投懷送抱是在做戲，怎麼今日長公主也如此？

「喘、喘不上氣來了……」晉蘊拍打著吳凝玉的後背，這兩人當真是一個德行。

「晏玄弼呢，他把我的身體怎麼了？我、我還活著嗎？」

吳凝玉說著就哭了，可她現下頂著晏玄弼的臉，看著這張臉晉蘊只想一拳揮過去，報昨日之仇……

「長公主安心，一切、一切……都好。」晉蘊輕咳了一聲，「您同晏相……」

晉蘊說不下去了，晏玄弼的身體比她高比她壯，此刻正以一個極為驚扭的姿勢將臉埋在她的肩頸處抽噎。

她上輩子到底造了什麼孽？

「我上輩子造的什麼孽啊，我心中掛念妳父親，遂約了晏玄弼祕談，說想帶兵前往南境支援妳父親。怎麼就攤上這麼個匪夷所思的事，蘊兒，妳說現在要如何是好。我、我們找個道士作法，一定、一定是妖邪作惡，不然就是晏玄弼刀下的亡魂前來索命……連累於我。」越說越委屈，吳凝玉竟是嗚咽的哭了出來，「可我殺的人也不少，要是來找我索命的呢？我才剛嫁人，連夫君的面還沒見著呢，我不想死。」

吳凝玉是習武之人，又在軍營混慣了，動起手來有點沒分寸，現在有佔據著男子的體魄，力道更大，晉蘊被她搖晃得頭暈眼花。

「長公主放心，蘊兒鞠躬盡瘁，一定、一定想法子讓兩位換回真身。」晉蘊逃脫長公主的魔掌，「稍安勿躁，道士要請、和尚也要請，我這就去。」

晏玄弼叫她來打探情況，長公主生龍活虎，情況很好，她應速速回去覆命。

「蘊兒！」吳凝玉緊緊抓住她的衣襬，「妳是不是討厭我。」

「哪兒能呢。」晉蘊欲哭無淚，為什麼兩個人都這麼難對付。

「蘊兒，妳留下來陪我吧。」

晉蘊瞪大雙眼，不可置信的回頭，兩人四目相對，吳凝玉頂著晏玄弼的臉，眼含淚花，含情脈脈，我見猶憐的神情，委屈至極。

「晏玄弼絕對有問題。妳知道嗎？他身邊伺候的人都是小廝，一個婢女都沒有。相府裡的人個個都是人精，我身邊危機四伏，卻沒個知心的人，若是讓人察覺出端倪，我怎麼可好？」

晏玄弼也是這麼說的，合著這二位一個拿她當婢女，一個拿她當小廝使喚呢。她這輩子擺明了就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……等等！晉蘊突然想到了什麼。

「長公主，您坐下說，天塌下來，蘊兒給您頂著。」知己知彼，百戰不殆，此乃打探晏玄弼的天賜機緣，她趕緊問：「聽說宰相府可是美人雲集，怎會沒有婢女來侍奉您呢。」

「沒見著。」吳凝玉隨著晉蘊落坐，實話實說，「美人沒見著，婦人，廚房裡倒是見著兩廚娘。」

桌上擺著茶水糕點，宰相府的吃穿用度向來都是宮裡賞賜的，晉蘊也不客氣，斟了兩杯茶，兩人邊吃邊聊。

「難道……相爺他……嘿嘿。」晉蘊一臉壞笑，看來那些傳聞都是故佈疑陣，掩

人耳目，沒想到啊，晏玄弼竟是個兔兒爺。

正經男子，誰身邊沒兩個伺候的婢女呢？

「難道什麼？」吳凝玉追問。

「沒什麼。」她搖搖頭，岔開了話題，「長公主稍安勿躁，暫且見機行事，待蘊兒回家將一切安置妥當，就來相府助長公主一臂之力。」

來長公主身邊伺候，倒也不是不可以。

一來可以擺脫晏玄弼的糾纏，兩個雖都是難纏的主但長公主總好過晏玄弼，身在相府更有利於搜集情報，用以報仇雪恨。

二來她晉蘊向來是幫親不幫理，若長公主在相府有什麼閃失，她也不好向父親交代。

「嗯嗯。」聞言，吳凝玉面露喜色，旋即又想到什麼，臉色嚴肅了起來，「蘊兒，我想到一件事，就是妳絕對、絕對、絕對不能讓晏玄弼碰我的身子，他若是碰了我的身子，我、我、我就一頭撞死。」

晉蘊一愣，忽然想到，如今已是四月天，入夏了，這大熱天總不能一直不洗澡吧？她猶豫地問：「讓您身邊的婢女伺候相爺沐浴更衣？」

「不可！晏玄弼不能碰我的身子，更不能看……」吳凝玉目光堅定，擺明此事絕無妥協的可能，「沐浴更衣，一定要將他的眼睛蒙起來，只是如果這樣處置，讓婢女侍奉一定會引起懷疑。」

晉蘊的嘴角都要抽搐了，「那長公主之意，是我……」

「蘊兒……我已嫁為妳父為妻，若是，若是讓其他男人……我……」吳凝玉雖然沒有直接回答，可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清楚。

晉蘊滿心的懊惱，明白了，為了不讓她遠在南境的父親被扣上綠帽子，髒活累活苦活，都得她這個做女兒的來。

「長公主放心，此事包在我身上，沐浴更衣之事，我必定親力親為。」說著，她站起身，作勢要走，她若再不離去，還不知這位公主又想到什麼麻煩事呢，「長公主，以靜制動，以不變應萬變，待我歸來。」

她安撫下吳凝玉，準備告辭。

「妳放心，我知。」吳凝玉畢竟是久經沙場的老將，雖然因為變故而慌亂，卻也很快便冷靜了下來，「我等蘊兒！」

廷尉府中，晉蘊面無表情，心中煩悶，廷尉右監鄭欲站在她身側，幫她阻擋上前寒暄的兄弟，奈何雙拳難敵四手，聚攏在他們身邊的人越來越多。

「晉爺，入了相府，您這可就是高升了，千萬別忘了兄弟們，記得常回來瞧瞧。」聽到這麼一句話，晉蘊跳了起來，斥罵道：「說什麼胡話，你晉爺姓晉，什麼叫高升，那是你晉爺我給他姓晏的面子，過去幫幫忙而已，這是借調，你晉爺的官銜還是廷尉左監。」若是連廷尉府裡這幾個小子都收拾不了，她還真是沒用到家了，「滾滾滾，哪兒涼快哪待著去。」

晉蘊此話一出，眾人方才回過味來，晉蘊可是鎮國公的獨女，身分尊貴，怎麼也不能說她去相府是高升。

自從她入了廷尉府當值，遇事必身先士卒，待人隨和，從不擺官架子，久而久之，眾人都快忘了她真正的身分。

「散了吧，散了吧。」鄭欲被擠在人堆裡，臉都被擠變形了。

「晉爺，記得常回來看看，兄弟們掛念著您。」

「晉爺，若是在宰相府受了欺負，千萬別忍氣吞聲，回來和兄弟們說，兄弟們給您報仇。」

眾人七嘴八舌地嚷嚷，鄭欲哀歎，安撫一番，將眾人打發走。

鄭欲是晉蘊在朝中的好友，商戶出身，鄭家老爺子一心想讓鄭家出個當官的，幾個兒子，從小便悉心培養。

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鄭欲雖讀書不行，但卻是個練武的奇才，老爺子本盼著這個兒子奪個武狀元的名頭光宗耀祖，沒想到，殺出個晉蘊。

晉蘊第一，鄭欲第二，雖也是出仕封官，鄭老爺子卻笑不出來，覺得兒子輸給個女人，太沒面子。

兩人一同入廷尉府，鄭老爺子千叮嚀萬囑咐，讓鄭欲少和晉蘊往來，女人終究是朝堂的異類，他要多和權貴結交。

鄭老爺子有心，奈何他這個兒子無心，六品小官，鄭欲便知足，覺得他們家是商戶出身，他這官做大了，也不一定是什麼好事。

鄭欲的娘親出自小門小戶，時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是「平平安安就是福」，這話別人沒聽進去，鄭欲是聽進去了。

所以入了廷尉府，他也是順心而為，跟晉蘊一個右監一個左監，一來二去，兩人便熟絡起來。

「怎麼著，有把柄在相爺手裡？」鄭欲喘了口大氣，以手為扇，給自己搧風。

「怎麼著，鄭爺能救我於水火不成？」

鄭欲乾笑，相爺的心腹親自來廷尉府給廷尉正監謝安傳令，晉蘊這個人相爺要定了，謝安有心想留人，奈何，官大一階壓死人，同相爺的心腹周旋半晌，無果。正在說話之時，兩個挺拔的背影映入他們眼簾。

「你看他們倆像不像來拘魂的黑白無常。」晉蘊垂頭喪氣靠在牆角小聲道。

「哟，妳這麼說還真有點這意思。」鄭欲撇撇嘴，勾著晉蘊的肩，「自家人，什麼把柄，說吧，廷尉府上下也不是吃素的，明著的不行，暗中咱們還是能……」

「好意心領了，此事，只能我親力而為。」晉蘊大步向前，揮手告別，跟著那「黑白無常」遠去。

鄭欲望著晉蘊的背影若有所思，直到見不到晉蘊的人影，方才離去。

夜深人靜，月明星稀，無風，悶熱！

鎮國公府後院，晉蘊擻起袖子，手裡拿著濕布，一時不知該如何下手，盛滿熱水

的木桶裡，晏玄弼被髮帶遮住雙目，手腕被繩子綁著，動彈不得。

「相爺，下官……下不了手啊。」晉蘊的眼神一刻也不敢在晏玄弼身上停留，雖然眼前是女人的身子，可這樣赤裸的展露在眼前，還是頗令人害羞的，更別提她心知肚明裡頭的魂魄是個男子，還要替他沐浴了。

清水出芙蓉，修長的玉頸下，一片酥胸如凝脂白玉，頎長水潤的秀腿半遮半掩在水中，屋內熱氣升騰，晉蘊面頰染著紅暈，也不知是熱的還是羞的。

明日祖母回府，可她這新兒媳卻一身的酸臭味，眼下為晏玄弼沐浴更衣反到成了火燒眉毛的大事。

「下不了手就鬆綁，本相自己來。」晏玄弼仰面靠在木桶邊緣，眼前漆黑一片，讓他感覺自己如同待宰的羔羊，他晏玄弼何以落魄至此？

「下、下得了手。」想到長公主殺人的眼神，晉蘊在心中鼓舞自己，熱氣騰騰的巾帕擦拭在眼前的美背上，「相爺，舒服嗎，力道如何，輕了？重了？相爺？」一向佔據上風的晏玄弼怎麼不吭聲，難道自己的手法讓晏玄弼不舒坦了？亦是在相府都是小廝伺候他，突然換成了個女人，晏玄弼不適應。

「相爺，明日家祖母回府，要是她老人家說了什麼惹您不高興，還望相爺大人有大量。」醜話說在前，將自己搭進來已經是賠本的買賣了，萬不能將整個晉家攪和到這灘渾水裡。

「嗯……」懶洋洋的聲音傳入晉蘊耳中，好似頗為享受。

晉蘊翻了個白眼，果然是公子的身子公子的命，懂得享受，不像她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，成天幹這些伺候人的活。

「相爺，下官白日在相府當差，回家在您的閨房當差，一個人幹兩份活就領一份俸祿，相爺……待您魂魄回體，能不能給下官補補工錢。」晉蘊忍不住，小心翼翼地討好處。

「不能！」

晏玄弼回絕得爽快，讓晉蘊想掐死他的心都有。

「大人，已過九日，可想到什麼法子各歸各位沒有？」擦完了背，要幫晏玄弼洗頭，她一邊伺候一邊說話，晏玄弼越是不搭理她，她就越要同他沒話找話。

「沒有。」

溫水自上而下流淌，感覺晉蘊的手撫上他的額頭，將秀髮打濕，晏玄弼的嘴角勾起淺淺的笑意，懶懶吩咐，「給我捏捏肩。」

欺人太甚，還真拿她當下人使喚了！

她憤怒，可吐出的話語卻是無比乖巧的一個音，「哦！」

晉蘊，妳女扮男裝奪下武狀元名號時的骨氣呢！

她在心裡默默流淚，卻又不甘心，故意道：「我手粗，相爺別嫌棄。」

她自幼隨父親習武，掌心處滿是練兵器留下的老繭，可不是姑娘家的纖纖玉手，最好他不滿意，這樣她就不用幹活了。

「放著好好的貴女不當，偏要去闖荊棘密佈的朝堂。」晏玄弼輕歎，像是同晉蘊說話，又像是在自言自語。

晉蘊控制著力道，若是不控制，她真害怕自己順勢掐死晏玄弼。

不過這件事情一向是她的逆鱗，每每說到，她都要辯駁一番，忍了忍，她終究忍不住道：「女子怎麼了，貴女怎麼了，長公主還是公主呢，不依然統帥千軍萬馬。下官吃得了這個苦，小時候同父親學武，下官沒言過一個苦字。」

「世人重男輕女，委屈妳了……」晏玄弼細細感受著晉蘊掌心的粗糙，可想而知她習武不是一個苦字能概括的。

晏玄弼突如其來的關懷惹得晉蘊頗為不適，愣神了好一會兒。

「都是下官心甘情願，何來委屈一說。」低頭細細打量，晉蘊方才注意到眼前女子軀體上的疤痕，「相爺，長公主這身上有箭傷、刀傷……」

晉蘊的手指輕點著，自肩頭一路下滑，語氣中滿是心疼。

她是真的再次佩服起吳凝玉了，堂堂的公主沙場搏命，這些傷痕見證了她的能力和勇氣，更不說她離鄉背井，願意遠赴異國聯姻。

現在想想，與長公主的付出相較，她提的那些要求實在也不算什麼了。

晉蘊沒注意到晏玄弼的臉紅了，耳朵也紅了，呼吸略顯急促。

「老夫人，給妳說了幾門親？」晏玄弼話鋒一轉，突然轉到了晉蘊的親事上來。

「沒數。」她不想談這事。

「看來是數不勝數，聽說劉刺史家的小公子，左監大人一個不小心便折斷了人家撫琴的右手，嚇得公子們都繞著鎮國公府和廷尉府走。」

「郎中令尚大人，本相一手提拔的青年才俊，左監大人明明飽讀詩書，卻愣是將自己裝成無知女子，將尚大人的詩句改的牛頭不對馬嘴，惹尚大人生了一肚子悶氣。」

「榮王，洛陽多少官家小姐排隊爭搶王妃寶座，左監大人卻不稀罕，暗中幫著于大人家的小姐爭下了王妃之位……」

「左監大人，女子芳華不過匆匆數載，鎮國公老夫人為妳挑選的皆是人中龍鳳，妳是瞧不上他們，還是心中早已有所屬？」

「相爺，咱倆是一根繩上的螞蚱，您何必拿此事來揶揄下官。」晉蘊沒控制住，抬手竟是在眼前的美背上拍了一巴掌，聲音清脆，回蕩許久，反倒嚇了她一跳，沉默著不敢吭聲。

屋內寂靜片刻，女子銀鈴般的笑聲才響起，晏玄弼突然轉過身來，面朝著晉蘊，晉蘊對上他遮擋的雙目，明明他什麼都看不見，雙手還被綁著，可是依舊有一股無形的壓迫感迎面而來，讓晉蘊不由自主屏息斂氣。

晏玄弼湊到晉蘊面前，嘴角的笑意帶著幾分詭譎，「兒女親事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本相若同吳凝玉一輩子換不回真身，日後總有妳求我的時候。」

「您就大人不記小人過吧……」面對出言威脅的美人，晉蘊沒有什麼害羞的心思，「相爺，下官也知曉大人的小祕密。」

老虎不發威，他當她晉蘊是病貓不成？

晉蘊暗暗哼了聲，意味深長地道：「大人今年二十有七，別說正妻了，就連暖床的丫鬟都沒見著。朝臣為了巴結相爺，送入相府的美人不計其數，您卻將她們囚

禁於府中，從不親近，身邊伺候的下人也是清一色小廝，這表示什麼？」
白日陪在長公主身邊確實大有益處，憑著被相爺借調的名頭，晉蘊大著膽子在相府打探祕密，皇天不負有心人，總算讓她抓到了把柄。

本來她還不打算說的，不想把事情鬧僵，可是晏玄弼一言點醒夢中人，若是他們一輩子換不回身軀，她難道要受一輩子夾板氣不成？

所以，該表達自己不滿的時候就該表達，就要讓晏玄弼收斂一點！

她吐出了她掌握的祕密，「您位高權重，有斷袖之癖不妨直言，天底下誰還敢攔著您不成。」

晏玄弼聞得此言不怒反笑，「本相有斷袖之癖？哈哈哈哈哈……」

笑著，他頭一抬，四片唇瓣相交，如蜻蜓點水，晉蘊壓根來不及反應。

「洗好了就幫本相擦身。」晏玄弼舌頭輕舔唇瓣，似笑非笑地道：「晉蘊，收起妳那些小心思，本相能讓妳去相府助吳凝玉一臂之力，又豈會懼怕妳四處打探？妳以為妳真掌握了本相的把柄嗎？那些女人背後之人各懷鬼胎，如何能與本相親近？同床共枕之人，本相必是要挑個放心的、稱心的，如……左監大人這般。」
晏、晏玄弼！你欺人太甚！

趁著晏玄弼瞧不見，晉蘊急忙用力擦拭唇瓣，硬生生的擦去了一層薄皮，晏玄弼這麼一段頗有深意的話語，全被她當成是一種欺負和調戲，恨恨地又給他記了一筆。

晏玄弼卻是心情大好，他深知兔子急了也咬人，遂不再逗弄晉蘊，任由她伺候沐浴結束，換上乾淨的衣物。

「蜀星閣的常二爺可認得。」

已經穿上中衣，晉蘊遂摘了晏玄弼遮眼的髮帶，讓他坐於梳妝臺前。

晉蘊笨手笨腳的幫他梳理秀髮，他卻細細打量著晉蘊的容顏，移不開眼。

別看這丫頭表面上是個軟柿子，實際心中有本帳，他捉弄她的事，她都會一一記下，君子報仇十年不晚，若是讓她逮到機會，勢必回報於他，可他偏喜歡晉蘊這股子倔勁兒。

「蜀星閣的常半仙？聽過名號，沒打過交道。」

洛陽城，四國百姓稱其為天下中心，南臨洛水，北為王屋山，東為嵩山，南為外方山和伏牛山，西為熊耳山和嶠山。

城南北長九里，東西長六里，與陰陽之數相合，城四周各開有三門，共有十二門。道路呈方格網狀，共二十四條街道，分為一百四十個坊里。

蜀星閣是一幢樓閣，坐北朝南，面向洛水河，樓裡卻是一分為二，上二層為八卦算命，下二層為招待食客，晏玄弼口中的常二爺，便是坐鎮上二層的正主。

「拿著相府的腰牌去找他，問他此怪異之事可有破解之法。見了人怎麼說，左監大人聰慧過人，就不用本相教妳了吧。」她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的本事，他都為之歎服。

「哪兒用得著相爺費心啊，交給下官去辦，您放心。」九天了，晏玄弼第一次鬆口，談論正事，她哪兒肯放過此等機會？

想了想，她又道：「相爺，西城土地廟旁有一道觀，名曰元神宮，裡面供奉著赤腳大仙，百姓都說特別靈驗，香火極旺。還有北邊的王屋山上，有個老神仙，聽說離得道高升就差一步了。要不咱們都去拜拜，說不定……」晉蘊乾笑兩聲。

「死馬當活馬醫？」晏玄弼接話。

晉蘊點頭如搗蒜。

「妳那王屋山上的老神仙，去年冬便已登了極樂世界，棺槨早已入土，妳非要去問，本相也不攔著。至於元神宮那位赤腳大仙，因為香火太盛，三月生了火災，一把火燒成了灰，妳……」晏玄弼忍著笑意，「若要去，本相也不攔著。」

嘖，當她沒說。

晉蘊立刻笑咪咪地把話轉回來，「明兒個一早，下官便去拜會常二爺。」

第三章 互相依靠

這人要是走霉運，喝口涼水都塞牙。

晉蘊先是被蜀星樓的常二爺敲了竹槓，回府還未來得及找晏玄弼說理，就被回府的祖母數落了一通，真是委屈得很。

冤有頭債有主，表姑母不能過門是父親拒絕這門親，又不是她從中做梗，長公主過門那則是北齊和東吳兩國君王之意，她也不能左右！結果，祖母和表姑母的怨氣都衝著她來。

主位上的老夫人頭髮梳得十分整齊，沒有一絲凌亂，銀絲在黑髮中清晰可見，微微下陷的眼窩裡，一雙深褐色的眼眸凌厲的看向晉蘊。

趙絲柳立於晉老夫人身側，趾高氣揚地教訓晉蘊，彷彿她才是晉老夫人的兒媳婦。那日趙絲柳闖進正院寢房時是珠翠圍繞，好不氣派，然而今日陪在晉老夫人身邊，只著一身水藍色衣裙，一根玉簪將髮絲盤起，身上再無多餘的配飾。

晉老夫人常年禮佛，自身的裝扮以簡樸為主，趙絲柳深知要如何討得她的歡心。

「祖母和表姑母教訓的是，蘊兒辦事不周，沒有照看好長公主，讓長公主受傷昏迷，蘊兒甘受家法責罰。」一個孝字壓在頭上，晉蘊無法反抗，生無可戀，撲通一聲跪下。

晏玄弼見狀，手中的茶碗鏘啷放下，起身上前將跪在腳邊的晉蘊扶起，這丫頭他欺負得了，不代表其他人也能欺負。

「蘊兒起來說話，妳是老夫人的親孫女，是這晉家的嫡長女，是朝廷的廷尉左監，是晏相親封的護衛長。這天底下能責罰妳的人扳著手指頭數……也就是聖上、晏相、鎮國公和老夫人。」

將晉蘊扶起，讓其立在自己身側，晏玄弼的目光掃過老夫人落在趙絲柳身上。這女人倒是有膽子，那日被他教訓過後，不思反省，竟借著晉老夫人的頭銜前來興師問罪，而且拿晉蘊開刀。

「蘊兒在朝為官，自是應效法夫君，以國事為重，如何時時刻刻關照家中？夫君在戰場廝殺，我不能助其一臂之力，心中掛念夫君的安危，遂前往寺廟為夫君祈福，不想竟遇此意外……」晏玄弼眉頭一蹙，「我初來北齊，不知北齊習俗，沒想到在北齊竟連天災意外之事都要找人怪罪，而這開口訓斥的，還不是自家嫡親

長輩？」

夫君？晉蘊一個沒站穩，差點閃了腰，晏玄弼叫得還真順口。

「長公主說笑了，長公主怎會是初來北齊，當年長公主率軍攻下我北齊三座城池，那會兒不是已經來過了。」趙絲柳忍著氣惱，表面卻一派溫柔，幫著老夫人揉捏肩膀，「好在世初哥哥威武，後不僅將三座城奪了回來，還攻下了東吳兩座城。」

惡人自有惡人磨，晉蘊不吭聲，老實躲在晏玄弼身後，看老狐狸給趙絲柳下套。且不說長公主出身東吳皇室，位高權重，單說此次兩國君王答應聯姻，為的就是和平共榮，表姑母爭風吃醋，竟然就口不擇言論及國事，簡直找死。

「哦？依妳之意，本宮應即刻返回東吳披掛上陣，趁夫君同南魏周旋之際，連奪四城，為東吳一雪前恥。」不等趙絲柳回話，晏玄弼繼續道：「本宮身為東吳皇族，此番前來北齊，本意就是為兩國謀和，兩國交戰數載，邊境城池百姓死傷無數，本宮看在眼裡，痛在心上，北齊也好，東吳也罷，百姓皆是血肉之軀。多少將士埋骨邊境，家中尚且有父母、妻兒，兩國休戰，與民休養生息，方是正道，又豈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。」

晏玄弼收起臉上的溫和，這番話她不僅是在敲打趙絲柳，更是說給晉老夫人聽。今日這番話若是讓吳凝玉本人聽了去，必然怒火中燒，她為和平而來，卻要被一個只會爭風吃醋的婦人指責無能，實在恥辱，她堂堂公主，怎麼可能忍？

「還是說，妳想上稟北齊天子，希望兩國重燃戰火紛爭。」

一口一個本宮，一口一個天子，這兩座大山壓得趙絲柳喘不過氣來，她不過只想借機嘲諷吳凝玉無能，哪裡想得到，這女人會把事情抬高到兩國政局。

趙絲柳面色慘白，支支吾吾，不知要如何接話。

晉蘊在袖中為晏玄弼豎起了大拇指，表姑母借著長輩之名，之前可沒少找她麻煩，今日他可當真為她出了口氣。

「還不快跪下向長公主賠罪。」趙絲柳慌亂，可晉老夫人卻依然氣定神閒，一面讓侄女賠罪，一面起身親自躬身，「是老身教導無方，還望長公主莫怪。」

說出口的話潑出去的水，屋裡的人都聽見了，與其辯解，倒不如老老實實賠個不是，吳凝玉已嫁入晉家，她不信還吳凝玉真能將一位後院婦人的妄言捅到朝堂去。

「婆婆，快快請起，小姑快請起，都是一家人，何來賠罪一說。」

晏玄弼翻臉比翻書還快，剛剛還是一副冷臉，這會兒竟和顏悅色親自去扶人，晉蘊算是長了見識。

「只是婆婆，媳婦剛剛所言並非危言聳聽……您也知夫君手握重兵，如今又在南境同敵人苦戰，朝中不知多少雙眼睛盯著咱們晉家呢，若是剛剛小姑的話傳出去讓有心人聽見……婆婆，人言可畏。」晏玄弼攙著晉老夫人坐下，搬出了晉世初，晉老夫人再偏愛趙絲柳，可哪裡敵得過兒子呢？

晉老夫人面上不動聲色，心中卻明白有些話是萬萬不能說出口的。

「長公主說的是，老身明白。」晉老夫人拍了拍晏玄弼的手背，晉老夫人雖然偏心侄女，卻還是明事理之人，剛剛晏玄弼一番話雖是讓趙絲柳下不來臺，但確實

句句在理，甚是為北齊，為晉家著想。

對於這個憑空冒出的兒媳婦，晉老夫人心中本有幾分排斥。

她一心想撮合兒子同趙絲柳，哪裡想陛下竟亂點鴛鴦譜，且兒子身為武將，脾氣強硬，她覺得要個溫柔似水的來配，一心想為兒子尋一位知書達禮，會相夫教子的女人。

而吳凝玉雖身分尊貴，可也是領軍打仗的，兒子兒媳都是武將，這往後的日子要如何過？兩個脾氣硬的湊在一起，豈不是三天兩頭拆房子？

但今日一看，晉老夫人倒覺得這個新兒媳婦沒有自己想得那麼差。

「起來吧，長公主寬宏大量不計較，日後定要管住這張嘴，不要胡言亂語。」畢竟是疼愛的侄女，捨不得她受委屈，晉老夫人讓趙絲柳起身。

「蘊兒這孩子，這麼多年性子都磨不平，長公主出門若是沒伴兒不妨叫絲柳作陪，這丫頭自幼跟在我身邊，是個知冷熱的，細心妥帖。」

既然正妻之位已被長公主佔下，等世初回來，不妨讓他收了絲柳做偏房。

趁此機會，讓絲柳討得長公主歡心，日後要迎絲柳過門，長公主也不好多加阻攔，畢竟男人三妻四妾再正常不過。

「婆婆，我倒覺得和蘊兒投緣，蘊兒性子灑脫，表裡如一。不瞞婆婆，我在東吳身居要職，平日裡以國事為重，女兒家喜歡的那些胭脂水粉，綢緞刺繡，我鮮少接觸。正巧蘊兒也在朝中為官，我們頗有話題可說，所以日後還是辛苦蘊兒多陪陪我……蘊兒……」

晏玄弼一聲聲的蘊兒，喚得晉蘊雞皮疙瘩起了一身，但戲還是要配合著演的。

「不、不辛苦，能陪在母親左右，是蘊兒的福分。」晉蘊貼心的攙扶著晏玄弼的手臂，二人此舉在外人看來十分和睦，好似她已經接受了這位繼母。

「好，既然蘊兒合長公主心意，那便讓蘊兒多陪陪長公主。」晉老夫人未再就此事多言，今日不過初見，雙方試探一番，來日方長，其餘的事可以慢慢籌謀。晏玄弼於是帶著晉蘊告辭，離開了晉老夫人的院落，等到回了正院，她方才喘一口氣。

他見狀，冷冷嘲諷，「在本相面前耀武揚威的那股勁兒呢？在本相面前，妳和小野貓似的，成天的伸爪子。那趙氏算個什麼東西？她欺負妳，妳倒是逆來順受，說跪便跪？」

得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剛擺平祖母和表姑母，又輪到晏玄弼來興師問罪，不過她這回不打算頂嘴了，她算是看出來了，晏玄弼就是她在府裡的依靠，連祖母也要給他幾分面子。

晉蘊識趣的一路小跑來到晏玄弼身後，替他揉肩，一副乖巧可人的模樣，好聲好氣地解釋，「相爺，下官好歹也有個官職，在後院同一個婦人斤斤計較，若是傳了出去，下官在官場上還怎麼混啊？」

「表姑母仗著祖母的寵愛可沒少給下官使絆子，那日相爺您賞了她一巴掌，她心裡憋著氣，想找您的麻煩，可她也清楚，自己沒這個本事，便趁著祖母回府，遷怒下官。相爺英明，下官今日之禍，說來也是為您扛下的，相爺，心裡可要給下

官記下一功啊。」

看在晏玄弼如此有用之處，暫且還是別掐死他了。若是能借晏玄弼之力將表姑母趕出府去，祖母身邊沒了這個嚼舌根的女人，大家的日子就都清淨了。

「明明是本相替妳擋了災，妳倒是巧舌如簧，將自己說成了有功之臣。」晏玄弼眯著眼睛，享受著晉蘊的服侍，心裡卻是好笑地想，她可真是猴精猴精的。

「妳若討厭趙氏，本相好人做到底，就給妳出個一勞永逸的法子。」晏玄弼睜開眼睛，抬手笑看著青銅鏡裡的晉蘊做了個摸脖子的手勢。

「大大大大可不必，相爺，也、也不是什麼深仇大恨，表姑母嬌生慣養，心高氣傲，好搬弄是非，但也不是大奸大惡之人，不至於要取其性命。」晉蘊抹了一把額頭上的冷汗。

「放心，本相心裡有數，這府裡除了我，沒人能欺負得了妳。」晏玄弼心中偷著樂，捉弄晉蘊真是別有一番趣味，「常二爺那邊，怎麼說。」

「此事匪夷所思，常半仙要找得道高人打聽打聽，讓下官等信兒。」晉蘊揉揉鼻子接著道：「常半仙有個遠房表侄，在洛陽做藥材生意，卻不知天高地厚，想著搶安寧侯的生意，還膽大的和人家動起手來……常半仙也不拿下官當外人，求著下官把人從牢裡弄出來，說他表侄皮肉細嫩，受不得苦。」

「相爺託付的事還沒辦，常半仙倒先敲了下官一筆竹槓……相爺，三教九流之輩說出來的話，下官最多信三成。我覺得這事兒不可靠，趕明兒我還是去趟觀音廟，菩薩心善，必能救下官於水火。」

說者無意聽者有心，原本享受著按摩的晏玄弼突然睜開眼來，拉過晉蘊的手將人帶到懷裡坐下，「菩薩心善，救妳於水火？這話本相聽著怎麼就這麼不是滋味呢。」人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，千小心萬小心還是說漏了嘴！

她乾笑，「下官，掌嘴。」

晉蘊做勢就要抬手打嘴，卻被晏玄弼一把攔住，眼中笑意漸濃，「本相捨不得。」她聽得渾身打了個哆嗦，這句「本相捨不得」真是嚇死人了，還不如結結實實打她兩巴掌呢。

晉蘊趕緊岔開話題，「依相爺之意，常半仙的小忙，咱是幫還是不幫？」

「幫。大隱隱於市，此人精通奇門遁甲、五行八卦，他既沒將話說死地拒絕妳，就說明此事有門。妳去官府打聲招呼，將人弄出來便是。」晏玄弼說著，鬆開手，晉蘊得了自由，如同火燒屁股似的，急忙起身。

聽此事有門，晉蘊喜色漸露。

「下官都聽相爺的，相爺……其實吧，長公主說……」晏玄弼和吳凝玉不好直接會面，兩人間的消息都由晉蘊來傳遞，想到這次吳凝玉說的話，她語氣小心翼翼起來，「說相爺若是再想不出換回魂魄的法子，她就將相府拆了。」

這也怪不得長公主，實在是這些日子晏玄弼如同老僧入定，閉口不提此事，長公主幾番詢問，她只能安撫。

長公主脾氣火爆，耐心漸失，雖然不曾為難她，可是今日這番話長公主卻是千叮嚀萬囑咐，定要她說給晏玄弼聽。

「她有本事拆了便是，到時本相自會找她皇兄賠償。」晏玄弼雲淡風輕道。

「還有一事，您不在相府，各地呈上來的摺子堆成了小山，雖有一部分送入了皇宮，可還有不少……」晉蘊言外之意是，同朝為官，別說換了軀殼，只要人沒去閻王殿，該幹的活還是得幹。不能只她一個人忙前忙後，晏玄弼當甩手掌櫃。

「帶回來吧。」晏玄弼瞧了她一眼，倒是沒推托。

「好咧，下官這就去辦事。相爺好好歇著。」唉……她這輩子就是操心勞累的命，一刻也不得閒。

好巧不巧，常半仙那不爭氣的侄子，就被關在廷尉府所屬的牢獄。

按理說這種事用不著廷尉府出馬，但常半仙這不知天高地厚的侄子打的是安寧侯的女婿，此事有安寧侯出面，硬是鬧到了廷尉府。

晉蘊一踏進廷尉府，就接收到四面八方的問候聲。

「哟，晉爺！」

「晉爺，回來了。」

「晉爺！」

「晉爺！」

雖說晉蘊是個姑娘，可性子大方，武功跟幹活兒也不輸男人，大夥兒起初戲稱她一聲爺，久而久之就喊習慣了，她也聽習慣了。

「哟，今日吹的是什麼風，讓晉爺妳故地重遊？」鄭欲早就得了信，一說晉蘊回來急忙出來相迎，嘴上還在打趣。

「謝大哥呢？」晉蘊直奔地牢。

「不在。」鄭欲一路跟隨，好奇詢問，「可是有事？」

「撈個人。」

兩人在廷尉府的位階僅次於廷尉，自然一路暢通無阻，大老遠見著他們，守衛就先將沉重的枷鎖打開。

「誰？」鄭欲問道。

「常問，關哪兒了？」地牢陰暗潮濕，關在裡面的犯人各個蓬頭垢面，看不清面容，晉蘊只能問守衛。

「晉爺往裡走，左手邊倒數第三間。」守衛答話。

「常問？打了安寧侯女婿的常問？此事和妳有什麼關係，妳何時同安寧侯相熟？」鄭欲越發好奇了，緊跟在她身邊問道。

「我跟安寧侯不熟。」她抿嘴搖頭，她是和這小子的半仙叔叔熟。

晉蘊一路來到牢房前，隔著木柵欄，仔細打量著牢房裡的常問。

年輕男子蜷縮在牆角，衣衫破爛，看來關進來有些日子了，裸露在外的皮膚滿是舊傷，目光呆滯，盯著牆角的老鼠洞發呆。

鄭欲焦急地說：「晉蘊，此事是安寧侯仗勢欺人，這小子動手打人，自有律法來處置他，安寧侯卻動用私刑，將人嚴刑拷打後逼著謝大人將人關到廷尉府地牢！」

妳知咱們地牢關的都是大奸大惡之徒，安寧侯找妳，妳可不要攪和進去……」

晉蘊臉色一沉，「我再說一遍，我同安寧侯，不、熟！」

安寧侯是出了名的心眼小，他在洛陽城產業頗豐，這藥材生意就是由其女婿打理，為了這點小事，如此大動干戈，擺明就是殺雞儆猴。

「開門，放人！」晉蘊指著守衛道，守衛不敢不從，急忙開門鎖。

雖說好友沒跟安寧侯扯上關係，可這樣跟安寧侯打對臺，也讓鄭欲擔心，不禁驚愕道：「晉蘊！妳到底要做何？妳將人帶出去，若是安寧侯追問起來，怎麼辦？」

「就說人是我帶走的，他有意見，大可去宰相府興師問罪。」晉蘊扯下腰間的相府腰牌，「放心，我什麼人你還不清楚嗎？此事我怎會叫你和謝大哥為難。相府大門，他安寧侯只要有膽進，我就在那恭候。」

門開了，晉蘊親自進牢，提著常問的衣領將人拉拽起來，感覺手中重量甚輕，不禁在心中冷哼，好好的一個人，被折磨成這副鬼樣子，安寧侯好大的威風啊。

「晏相？此事是他授意？」聽晉蘊報了晏玄弼的名號，鄭欲倒也未再阻攔，不過他依然不解。

他欲言又止，最終還是由著晉蘊將人帶了出去，而晉蘊將人推上馬車，一路馬不停蹄，直奔蜀星閣。

蜀星閣上二層的常二爺，話少面狠，好金銀，善卜算，江湖人稱「常半仙」，愛喝一口茉莉花茶，鮮少有人能見到他放下身段。

今日晉蘊送常問回來，倒是看見這罕見的一幕。

常問畢竟是常二爺的親侄子，大哥大嫂將人託付給他，他卻沒把人護好，眼睜睜看著侄兒入獄，實在是自責又擔憂。

廷尉府大門進去容易，出來難，常二爺雖有些門路，但都礙於安寧侯的面子，不敢過問，若不是山窮水盡，哪裡敢打晉蘊的主意？她是北齊朝廷唯一的女官，洛陽城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

常二爺跪地三拜，對晉蘊感恩戴德，「大人，大恩大德，常家沒齒難忘，大人放心，大人託付之事，常二一定給大人個交代。」

「罷了，罷了，舉手之勞，起來吧。」晉蘊俯身將常二爺扶起，「人藏好了，安寧侯不會善罷甘休。」

常二爺恭敬應是，誠心誠意地道：「大人，日後有事，知會在下一聲便可。」

晉蘊微微一笑，這常半仙提出要她幫忙撈出侄兒，她自然是要先調查一番，不能貿然出手，首先確定了安寧侯以勢壓人，又發現常半仙是個重情重義之人，這才去跟晏玄弼商量。

聽聞常半仙手裡有一處青樓產業，有位世家公子將裡面的女子玩弄致死，公子家裡欲出重金息事寧人。

沒想到常半仙絲毫不為金錢所動，親自帶著青樓的姑娘們抬著屍體，去衙門狀告這位公子，人證物證俱在，天子腳下，安有不治罪之理。

聞得此事，她對常半仙倒是生出幾分好感。

「不打官腔，交個江湖朋友。」多個朋友多條出路，晉蘊拍拍常半仙的肩膀，「安寧侯若來鬧事，擺不平就叫人去相府找我，即便我擺不平，不還有相爺嗎？」晉蘊笑言，轉身離去，身後常二爺再三送別。

深夜，晏玄弼放下手中的毛筆，輕揉眉心，燭光昏暗，奏摺上的字漸漸有了重影。一旁的晉蘊以臂為枕，趴在桌子上安睡，但他還不能歇息，案桌上的這些摺子今日都要閱完，明日由晉蘊送回相府，再經由宮人呈到陸下面前。

他隨手抄起一本奏摺，小心的在晉蘊身側搧風，她睡得一腦門的汗珠。

她白日奔波，夜裡陪在他身側，堅持要在他身邊服侍，自己卻睡著了。

晉蘊並未睡熟，涼風習習，一掃屋中的悶熱，晉蘊雙目半睜，正對上晏玄弼的雙眸，晉蘊從中看出了一抹柔情蜜意。

晉蘊恍惚，這定是夢境……

她閉上眼，再睜開，對上晏玄弼的雙眸，果然這才是老謀深算的晏相，眼裡只有叫人看不透心思的深意。

晉蘊一骨碌爬起來，「我讓廚房給您做些宵夜。」說完，便出了屋。

晏玄弼過得也不容易，二十有七，比安寧侯那女婿還年少三歲，但安寧侯的女婿有安寧侯給他撐腰，常問有常半仙給他在外走動。

可晏玄弼呢……他撐著朝堂，撐著北齊，誰又能當他的後盾？

晉蘊心中感歎，一邊走到了廚房，但是夜半三更，廚房哪裡還有人影？不好大費周章地把廚娘吵醒，她找了找，終於在櫥櫃裡找到點東西，手忙腳亂地生火熱飯，花了半炷香功夫，這才捧著食盒回去。

「相爺……只有點清粥小菜，廚房晚飯剩下的。下官這雙手握刀行，握菜刀就……」她有點不好意思地解釋。

晏玄弼落筆，燭光搖曳，他的側臉沉浸在陰影中，神情有些落寞。

北齊宰相晏玄弼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怎麼會露出這種神情呢？

晉蘊看得出神，直到晏玄弼將碗筷遞到她面前，還說了一句調笑似的話——

「可是心疼本相了？」

若晏玄弼不當這個宰相，便無須為了朝廷、為了百姓殫精竭慮，也無須心狠手辣地對叛賊斬草除根，他大可以當個溫和良善的公子哥兒。

晉蘊沒接話，卻是默默點了下頭，「相爺在相府時，也是如此嗎？」起得比雞早，睡得比狗晚，操心的命。

「自先帝駕崩，便是如此，早已習慣了。」接過她盛好的粥，晏玄弼小口入喉，面容上籠罩著一層柔光，少了幾許鋒芒，多了幾分柔和，「妳若是熬不住，且先去歇息，白日妳還要去相府照看長公主。」

晏玄弼是在心疼她不成？這讓晉蘊心頭微動，對他有幾分真心的關切。

「相爺，若是常半仙尋不得法子，您和長公主換不回真身……」她早就想問晏玄弼這個問題，只是之前晏玄弼老是捉弄她，她心中有氣，便也不問。

「那日後妳就要喚我一聲母親。」晏玄弼抬手輕點了下她的鼻尖，「若天不遂人願，也只能當以前種種皆是黃粱一夢……」

「相爺，若日後您真的成了下官的母親，在家裡，您可得為我撐腰，不能讓人欺負了我。」晉蘊低頭不敢去看晏玄弼，莫名其妙跟人靈魂交換，且要用別人的軀殼過一輩子，這種事若落到她頭上，她肯定不會有晏玄弼這般平靜。

「放心，日後除了本相，沒人能欺負妳。」

他語氣淡淡，晉蘊卻聽出了一股溫柔和承諾的意味，她不由得抬頭看他，發現他眼裡含笑，一時之間竟然呆住了。

晏玄弼態度卻是如常，好似沒發現她的呆愣，幾口吃完了宵夜，讓她收拾了東西。

晉蘊把碗筷送回廚房，沒多想，就又回到了正院，陪著他忙碌。

月落日升，晉蘊撐不住了，不知不覺地靠在晏玄弼的肩膀上安穩睡去，也不知道她的手被晏玄弼覆在掌心之下。

這姑娘讓他撐腰，殊不知，她亦是他在晉府的依靠。

Crescent Family